

## 四季画语·春



宋佚名 春游晚归图 24.2x25.3cm  
绢本 团扇 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

## 画外春色

■徐显龙

一对栅栏，隔离出两个天地。柳荫道的尽头，隐约着官室的飞檐翘角，树梢挂着薄暮与鹅黄，但他偏头回望，依然留恋着白日里那抹春色——它不在画里，在画外。

《春游晚归图》，绢本团扇画，不到一平尺。作者不详，但八九百年前春天的某个傍晚被他画笔精微地记录下来。一位骑马士大夫，前后拥着九个步行仆人——前两个开路，栅栏显然是他们移开的；中间两个扶马镫；后面五个携食盒、背帽子、顶茶几、担茶炉、扛折叠椅。他们刚结束了一场日间的短暂旅行。

宋代人爱踏青游春，即便不太出门的城中仕女也爱在清明前后出游，“艳妆秾饰，金翠琛罗，接踵联肩，翩翩游赏，画船箫鼓，终日不绝”（《武林旧事》）。

尽管有一定排场，但这位士大夫可算是轻便出行，马也无非是瘦马小马，并不像

唐代《神骏图》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里的高头大马、招摇过市，让人避之不及。与之相对应的是，唐代人物画的重心在帝王和仕女等宫廷题材上，作为陪衬的座驾自然也要不凡。到了宋代，人物画有了一种向市井民间以至乡野题材偏移的倾向。试想，他一路春游，大概会看到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忙碌的贩夫走卒（如果是在北宋）、《田畯醉归图》里热忱的酡红面孔、《货郎图》里的游商顽童、《灸艾图》里接受治疗的憨惧村夫、《踏歌图》里的嶙峋山峦与踏步而歌的山民，如他顺道拜访朋友，则会先看到一幅《柳堂读书图》，接着自己也会走入画中，构成《草堂客话图》……

从画面上看，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，有着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，似乎踏青带来的快活随着暮色降临而消失。画中的仆人身材都短，突出了画面中

心的主人的颀长——尽管有不可避免的衰老——远处的官室更透露着他扮演的社会角色，他乘在马上，举着垂有丝绦的马鞭（犹如权杖），远不如另一幅宋画《春社醉归图》里的“村市归来醉跨牛”的老人逍遥自在。或许把他头上的官帽，换成乡绅的方幞头，把他的交通工具从马儿换成驴子、老牛，他就快活起来了。那一对栅栏，有效隔开内外的生活。短暂的闲暇过后，他又回到了自己原本的轨道上生活，这种生活，大概记录在《瑞鹤图》《听琴图》《中兴四将图》里。

宋朝有着精细、内向、自省的气质，从画面中的笔触也能反映。而画面里的栅栏似乎是一个隐喻——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时代，科举成了全民热衷的运动，文化越来越规训在儒家的范畴内了。人们不再向往塞外烽火、远方戈壁，将目光

收敛，盯在书本上，顶多只是作春游式的短途旅行。

当两千四五百年前，郑国三月三踏青，男女手拉着手唱着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。士与女，方秉蕳兮”（《诗经·溱洧》），我们这国家正譬如少年，初心萌动，十八九岁。等到了高祖大唱《大风歌》、羲之飘逸《兰亭序》的时候，国家已是青年，二十六七。待到李白写出“攀条折春色，远寄龙庭前”，而杜甫对着泰山大喊“齐鲁青未了”的时候，国家正值壮年，如日中天，精力鼎盛。而到了苏轼寒食节“破灶烧湿苇”却又煮出美味猪肉的时候，“国家犹如五十知了天命的人，不失一份通透洒脱、闲适飘逸。再往后，就渐渐不堪了，渐渐老大了。”（王晓磊）

画中的士大夫，骑着瘦马，已是须发皓白，他偏头回望，大约也在留恋着曾经“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”的青春与不羁吧。